

论克雷格·雷恩《一个火星 人寄一张明信片回家》中的异化

康杰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一个火星
人寄一张明信片回家》是克雷格·雷恩的代表诗作之一。它从火星人的角度来描写地球人的日常生活。运用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从科技和精神两方面来分析《一个火星
人寄一张明信片回家》中的异化现象,揭示了该诗中后现代的人们在科技和精
神的双重异化下面临的种种危机。

关键词:物化;异化;《一个火星
人寄一张明信片回家》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14)06-0166-02

克雷格·雷恩,英国“火星派”诗歌的代表诗人。“火星派”诗歌通常将寻常的事物描写成不寻常,营造了陌生化的效果。《一个火星
人寄一张明信片回家》于1977年首次发表在《新政治家》。诗歌从火星人的角度描述了地球人的日常生活,在火星人的眼中,所有普通的事物都变得不普通。

著名诗人谢默斯·希尼曾说过克雷格·雷恩的魅力在于“创立了英国诗歌品味历史上的标志”^[1]。托马斯·卢卡斯在《论克雷格·雷恩》一文中说到“克雷格·雷恩的作品通过犀利的语调、新奇贴切的隐喻和比喻性语言使诗歌从不古板或缺少装饰”^[2]。他高度赞扬克雷格·雷恩是“一个具有睿智、独创性和人性的诗人”^[2]。多年以前,雷恩的诗歌就被英国的评论家牢牢地贴上“火星派”的标签。在“火星派”的诗歌中,外星人用异常化的眼光来审视我们所熟悉的地球世界。穆迪认为雷恩的诗歌“对于真实和普通的世界有一种冷漠感”^[3]。玛丽·卡尔在《克雷格·雷恩访谈录》中指出“雷恩的作品让人回想起两位早期诗歌界的巨匠:庞德和威廉姆斯。正如庞德挣脱意象派缰绳的束缚,如今,雷恩也抵制“火星派”的条条框框”^[4]。

在中国,与克雷格·雷恩及其作品相关的研究和评论不多见,对其深入讨论的专著和论文更是少之又少。近年来,著名学者马永波翻译了雷恩的部分诗歌。唐晓云和许峰在《论隐喻在克雷格·雷恩诗歌中的语篇功能》一文中探讨“隐喻在诗歌的语篇衔接和连贯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从而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诗歌文本的深层意义和美学价值”^[5]。同时,唐晓云和董元兴合写了论文《论克雷格·雷恩一首诗的语篇衔接特征》^[6],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从英语语篇衔接的视角讨论了这首诗的语篇衔接特征。

在我国,关于这首诗歌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诗歌文本的分析,如隐喻的语篇功能和语篇衔接,对于这首诗歌的主题研究却很鲜见。其实,这首诗歌异化的现象非常明显。因此,本文基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从科技异化和精神异化两个方面分析诗歌中的异化主题。

1 科技异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和高质量的物质生活条件。但是这并没有给人带来全面的自由和解放,相反,在现代世界中,人们的主观性受到自己创造的物体的控制,科学技术变成了控制人们思想观念的工具。

在诗的第一节(1~6行),火星人描述的事物是书,“书本是有许多翅膀的机械鸟”。诗人用“Caxtons”来指代书本。虽然这些鸟从未飞过,但是“有时它们栖落在手上”。令人费解的是火星人不知道书本这个单词,但是知道威廉·卡克斯顿。卡克斯顿是第一个用英语印刷书籍的人。在这里,雷恩通过隐喻制造出陌生化的效果。书本被比喻成长着许多翅膀的机械鸟。在火星人的眼中,人类的世界是一个机械化的世界。“它们令眼睛溶化,或是人体尖叫,毫无痛苦”(3~4行)。“令眼睛融化”、“人体尖叫毫无痛苦”是看书的两种反应,它们分别代替的是“哭”和“笑”。这是火星人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描述人们阅读时的强烈情感。人类的反应就像机器人机械的反应。现代世界是由机械科学和定量理性组成的第一文明。它使人们的行为缺少主动性从而受制于科技,人们有目的性的主动行为异化成非理性状态下的本能反应。

诗歌随后转向描述两种天气:雾和雨。雾是“疲于飞

翔的天空栖息在大地上的身体”(7~8行),大雾朦胧了人的视线,使人对世界的阅读有如“彩纸下的版画”,雾里看花。因为在现在社会,“当意象决定掩盖真实,人们的生活就不再是直接和积极的”^[7]。雨是“大地所变的电视”,正如人可以调节电视屏幕的亮度,雨“它有将颜色变深的特性”。德波认为“景观的世界是一个资本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商品、消费者和媒体狂热者的世界”^[7]。电视作为现代大众传播工具,不仅没有拓宽人们的视野,反而极大地束缚和限制了人对世界的认识。电视产生了许多让我们无法真实地感知现实世界的影像与信息。雷恩曾说过,“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看到的每个事物或多或少的被后天的习惯所扭曲,这种现象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可能表现的更明显。电影海报和杂志每天都向我们呈现大量的视觉意象”^[4]。消费文化是当代欧洲社会物质文化的一种体现,物质过剩是现代消费社会的一个重要象征。法国著名思想家居伊·德波于1967年出版了《景观社会》一书,他指出20世纪晚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即景观社会。德波所讲的景观其中所包含的一个方面就是意象的社会化特征源自技术、媒体、资本等力量。德波认为,“来自景观的错觉使主体越来越远离他们的真实情感和欲望,然而越来越靠近官僚主义控制下的消费”^[7]。因此,在物质文化的消费中,人们被自己劳动所创造出来的物品控制着。

诗歌描述的另一个现代科技的代表是汽车。“模型T是门锁在里面的房间,一把钥匙转动,使世界自由运动”(13~14行)。在火星人的眼中,汽车是模型T。我们可以想象火星入阅读过少许关于汽车的知识,1908年福特汽车公司生产出世界上第一辆属于普通百姓的汽车——T型车,世界汽车工业革命就此开始。随后,“有胶卷,拍下任何错过的东西”(15~16行)。就像图像可以或大或小地显现在胶卷上,外面世界的景象在汽车后视镜里也是如此。“当真实的世界变成一个简单的意象,这个简单的意象就会变为一个能够产生有效催眠效果的真实存在。景观使人通过特殊的媒介来观察这个世界”^[8]。汽车的快速运动将人与自然,人与周围的世界隔离开来。汽车速度越快,驾驶者的视野越狭窄,人只能通过反光镜观看“任何错过的东西”。火星入认为“时间是系在手腕上,或是存于盒子里,不耐烦地滴答作响”(17~18行)。从这样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推测出“系在手腕上”的物体是手表,“存在盒子里”的是闹钟,它们都是科技的产物。而“不耐烦地滴答作响”则表现了现代生活的快节奏。

2 精神异化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造成人们精神上的痛苦,使人们失去了本真。由精神异化造成的自然抑郁和精神压力的后果比劳动异化造成的物质生活的贫穷更严重。异化延伸到整个社会,每个阶层都是受害者。

这首诗中一个最有趣的困惑就是“闹鬼的装置,当你拾起时鼾声阵阵”(19~20行)。这个物体会哭,然后人们“就把它放到唇边,哄它入眠,一声一声”(21~23行)。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手表和闹钟,火星入不能辨别有机和无机的物体。因此读者会误以为这个物体指代的是一

个婴儿或者是一只猫。然而很快会明了这个“闹鬼的装置”其实是一部能够被“手指搔弄”而“唤醒”的电话。电话取代了人们面对面的交流,它既像幽灵难以摆脱,又像婴儿受到人们的宠爱。电话像个婴儿,能够睡眠,且会打呼,吵闹时需要轻声安慰,因此,人际交往变得机械化。

诗歌末尾部分集中于描述人们的习惯,火星入观察到人类依赖于“一间惩罚室,带着水,没有吃的”(26~27行)。“他们关上门独自忍受”,火星入把卫生间和监狱混淆了。这里显然是诗人采用了陌生化的技巧。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变成了一种新的感受。生活的痛苦有如如厕,无人能幸免,没人能逃避,只是各自的痛苦有不同的味道。每个人的感受都不同于其他任何人的感受。精神异化造成的精神压力使人感到痛苦。

异化充斥着整个社会,没人能逃脱。当人们努力想摆脱这种异化,他将会被孤立。于是最后人们“成双成对地躲起来”,他们的梦被描述成“阅读自己,在色彩中,闭上眼睛”(32~34行)。晚间的睡眠本是夫妻间真心交流的最佳时间,但是他们却紧闭双眼,在梦中阅读有关于他们自己的东西,而不是阅读对方。孤独是现代社会的疾病,人们之间缺少交流。精神异化造成的自然抑郁和精神压力使人们更不愿与他人交流。

3 结 语

克雷格·雷恩的诗歌《一个火星入寄一张明信片回家》以一个火星入的角度来观察地球和地球上人们的日常生活。他所描述的景观社会是一个异化了的社会。在火星入的眼中,人类的整个世界被机械控制,人们的生活被物化。因此,人们承受着来自科技和精神的双重异化。现代世界的许多因素导致我们远离现实和真相,在一个机械化的世界里,人们的生活变得荒诞怪异和痛苦。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们的现代文明,重新审视我们生活的世界,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

参考文献:

- [1] Heaney, Seamus. The Glamour of Craig Raine [J]. Ploughshares, 1987(4): 162-166.
- [2] Lux, Thomas. "On Craig Raine." [J]. Ploughshares, 1987(4): 149-153.
- [3] Moody A D. Telling It Like It's Not: Ted Hughes and Craig Raine [J]. The Yearbook of English Studies, 1987(17): 166-178.
- [4] Karr, Mary. An Interview with Craig Raine [J]. Ploughshares, 1987(4): 138-148.
- [5] 唐晓云, 许峰. 论隐喻在克雷格·雷恩诗歌中的语篇功能 [J]. 外国语言文学, 2010(3): 159-163.
- [6] 唐晓云, 董元兴. 论克雷格·雷恩一首诗的语篇衔接特征 [J].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 2011(1): 87-92.
- [7] 居伊·德波. 景观社会. [M]. 王昭风,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8] 斯蒂芬·贝斯特, 道格拉斯·科尔纳. 后现代转向 [M]. 陈刚,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